

二程語錄 三七

| | | | |
|------|------|----|----|
| 漢書門類 | 九四三九 | 一〇 | 三四 |
| 函號類 | 架冊 | 冊 | 冊 |

| | | | |
|------|----|------|------|
| 內閣文庫 | 漢書 | 九四三九 | 九四三九 |
| 函號類 | 架冊 | 冊 | 冊 |

理學全

| | | | |
|------|----|-----|--------|
| 內閣文庫 | 番號 | 漢 | 9439 |
| | 冊數 | 142 | (75) |
| | 函號 | 299 | 47 |



二程語錄卷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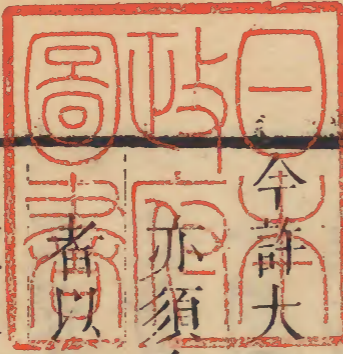
遺書

先生語文庫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附東見錄後



今詳大西事無一人敢議者自古舉事不能無可否是非
 亦須有議論如符堅壽春之役其朝廷宗室固多有言
 者以至宮女有張夫人者猶上書諫西晉平吳當取也
 主之者惟張華一人而已然當時雖羊叔子建議而朝
 廷亦不能無言又如唐師取蔡州此則在中國容其數
 十年恣睢然當時以為不宜取者固無義理然亦是有
 議論今則廟堂之上無一人言者幾何不一言而喪邦

也元豐四年用神諤沈括之謀伐西夏

今日西師正惟事本不正更說甚去就君子於任事之際須成敗之由一作責在已則自當生死以之今致其身使禍福死生利害由人處之是不可也如昨軍興事務繁夥是亦學也但恐只了佗紛紛底則又何益如從軍者之行必竟是為利祿為功名由今之舉便使得人一城一國又是甚功名君子耻之今日從宦苟有軍事不能免此是復蹈前事也然則既如此曷為而不已也

胎息之說謂之愈疾則可謂之道則與聖人之學不干事聖人未嘗說著若言神住則氣住則是浮屠入定之法

雖謂養氣猶是第二節事亦須以心為主其心欲慈惠

安一作虛靜故於道為有助亦不然孟子說浩然之氣又

不如此今若言存心養氣只是專為此氣又所為者小捨大務小捨本趨末又濟甚事今言有助於道者只為奈何心不下故要得寂湛而已又不似釋氏攝心之術論學若如是則大段雜也亦不須得道只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坐如尸立如齊只是要養其志豈只待為養這些氣來又不如是也

浮屠之術最善化誘故人多向之然其術所以化眾人也故人亦有向有不向者如介甫之學佗便只是去人主



心術處加功故今日靡然而同無有異者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此學極有害以介甫才辨遠施之學者誰能出其右始則且以利而從其說久而遂安其學今天下之新法害事處但只消一日除了便沒事其學化革了人心爲害最甚其如之何故天下只是一箇風風如是則靡然無不向也

今日西事要已亦有甚難前事亦何足耻只朝廷推一寬大天地之量許之自新莫須相從然此恐未易朝廷之意今日不得已須著如此但夏人更重有所要以堅吾約則邊患未已

一本通下章爲一段

范希文前日西舉以虛聲而走敵人今日又不知誰能爲希文者

關中學者以今日觀之師死而遂倍之却未見其人只是更不復講

餽運之術雖自古亦無不煩民不動搖而足者然於古則有兵車其中載糗糧百人破二十五人然古者行兵在中國又不遠敵若是深入遠處則決無省力且如秦運海隅之粟以饋邊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是二百倍以來今日師行一兵行一夫饋只可供七日其餘日必俱乏食也且計之須三夫而助一兵仍須十五日便回一日

不回則一日乏食以此校之無善術故兵也者古人必不得已而後用者知此耳

橫渠墓祭為一位恐難推同几之義

同几唯設一位祭之謂夫婦同牢而祭也

呂氏定一歲疏數之節有所不及恐未合人情

一本作呂氏歲

時失

雨露既濡霜露既降皆有所感若四時之祭有所

未及則不得契感之意

一本作疏則不契感之情

今祭祀其敬齊禮

交之類尚皆可緩且是要大者先正始得今程氏之家祭只是男女異位及大有害義者稍變得一二佗所未遑也吾曹所急正在此凡祭祀須是及祖知母而不知父狗彘是也知父而不知祖飛鳥是也人須去上面立

一等求所以自異始得

介甫今日亦不必誅殺人人靡然自從蓋只消除盡在朝異已者在古雖大惡在上一面誅殺亦斷不得人議論今便都無異者

古之言鬼神不過著於祭祀亦只是言如聞嘆息之聲亦不會道聞如何言語亦不會道見如何形狀如漢武帝之見李夫人只為道士先說與在甚處使端目其地故想出也然武帝作詩亦曰是耶非耶嘗問好談鬼神者皆所未曾聞見皆是見說燭理不明便傳以為信也假使實所聞見亦未足信或是心病或是目病如孔子言

人之所信者目目亦有不足信者耶此言極善

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

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

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

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

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為害著一箇意思則

與人成就得箇甚好見識一作無意於學則皆不之察

此紛雜竟與人成何見識心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天祺昔常

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

強把佗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

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則又為中繫縛

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過與

不及之分也有人胸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

以為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

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

賢必不害心疾其佗疾却未可知佗藏府只為元不曾

養養之却在修養家一作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

有患則不嘗

仁祖時北使進言高麗自來臣屬北朝近來職貢全缺殊

失臣禮今欲加兵又聞臣屬南朝今來報知仁祖不答

及將去也召而前語之曰適議高麗事朕思之只是王子罪不干百姓事今既加兵王子未必能誅得且是屠戮百姓北使遂屈無答不覺汗流浹背俯伏於地歸而寢兵佗都不言彼兵事勢只看這一箇天地之量亦至誠有以格佗也

人夢不惟聞見思想亦有五藏所感者

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佗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於此所熱且以尺五之表定日中一萬五千里就外觀未必然

人有壽考者其氣血脉息自深便有一般深根固蒂底道

理

一作氣象

人脉起於陽明周旋而下至於兩氣口自然勻

長故於此視脉又一道自頭而下至足大衝亦如氣口此等事最切於身然而人安然恬於不知至於人爲人問你身上有幾條骨頭血脉如何行動腹中有多少藏府皆冥然莫曉令人於家裏有多少家活屋舍被人問著已不能知却知爲不智於此不知曾不介意只道是皮包裹不到少欠大小大不察近取諸身一身之上百理具備甚物是沒底背在上故爲陽胸在下故爲陰至如男女之生已有此象天有五行人有五藏心火也著些天地間風氣乘之便須發燥肝木也著些天地間風

二程語錄 卷之三
氣乘之便須發怒推之五藏皆然孟子將四端便爲四體仁便是一箇木氣象惻隱之心便是一箇生物春底氣象羞惡之心便是一箇秋底氣象只有一箇去就斷割底氣象便是義也推之四端皆然此箇事又著箇甚安排得也此箇道理雖牛馬血氣之類亦然都恁備具只是流形不同各隨形氣後便昏了佗氣如其子愛其母母愛其子亦有木底氣象又豈無羞惡之心如避害就利別所愛惡一一理完更如獼猴尤似人故於獸中最爲智巧童昏之人見解不及者多矣然而唯人氣最清可以輔相裁成天地設位聖人成能直行乎天地之

中所以爲三才天地本一物地亦天也只是人爲天地心是心之動則分了天爲上地爲下兼三才而兩之故六也

天地之氣遠近異像則知愈遠則愈異至如人形有異曾何足論如史冊有鬼國狗國百種怪異固亦有之要之這箇理則一般其必一作有異者譬如海中之蟲魚鳥獸不啻百千萬億卒無有同於陸上之物雖極其異要之只是水族而已

天地之中理必相直則四邊當有空闕處空闕處如何地之下豈無天今所謂地者特於一作爲天中一物爾如雲

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地動者只是氣動
凡所指地者一作損只是土土亦一物爾不可言地更
須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

古者百畝今四十一畝餘若以土地計之所收似不足以
供九人之食曰百畝九人固不足通天下計之則亦可
家有九人只十六已別受田其餘皆老少也故可供有
不足者又有補助之政又有鄉黨調掾之義故亦可足
後世雖有作者虞帝不可及也猶之田也其初開荒時種
甚盛以次遂漸薄虞帝當其盛時故也其間有如夏衰
殷衰周衰有盛則有衰又是其間之盛衰推之後世皆

若是也如一樹方其榮時亦有發生亦有彫謝桑榆旣
衰矣亦有發生亦有彫謝又如一歲之宇四時之氣已
有盛衰一時之中又有盛衰推之至如一辰須有辰初
辰正辰末之差也今言天下之盛衰又且只據書傳所
有聞見所及天地之廣其氣不齊又安可計譬之一國
有幾家一家有幾人人之盛衰休戚未有齊者姓之所
以蕃庶者由受姓之祖其流之盛也

內則謂請饋請浴之類雖古人謹禮恐不如是之煩
使人謂之啞御史猶可且只是格君心

正叔嘗爲葬說有五事相地須使異日決不爲路不置城

廓不爲溝渠不爲貴人所奪不致耕犁所及此大要也
其穴之次設如尊穴南向北首陪葬者前爲兩列亦須
北首各於其穴安夫婦之位坐於堂上則男東而女西
臥於室中則男外而女內也推此爲法觀之葬須爲坎
室爲安若直下便以土實之則許大一塊虛土壓底四
向流水必趨土虛處大不便也且棺槨雖堅恐不能勝
許多土頭有失比化者無使土親膚之義

萬物皆備於我此通人物而言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
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營巢養子
之類是也人雖是靈却極喪處極多只有一件嬰兒飲

乳是自然非學也其他皆誘之也欲得人家嬰兒善且
自小不要引他留他真性待他自然亦須完得些本性
須別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
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
好惡有常至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
之若旣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
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况人乎故養正者聖
功也

貴姓子弟於飲食玩好之物之類直是一生將身伏事不

解如管城之陳醋瓶洛中之史畫匣是也更有甚事伯
淳與君實嘗問觀史畫猶能題品奈煩伯淳問君實能
如此與佗畫否君實曰自家一箇身猶不能事持得更
有甚工夫到此

電者陰陽相軋雷者陰陽相擊也軋者如石相磨而火光
出者電便有雷擊者是一作甚也或傳京師少聞雷恐是
地有高下也

神農作本草古傳一日食藥七十死非也若小毒亦不當
嘗若大毒一嘗而死矣安得生其所以得知者自然視
色嗅味知得是甚氣作此藥便可攻此病須是學至此

則知自至此

或以謂原壤之為人敢慢聖人及母死而歌疑是莊周非
也只是一箇鄉里麤鄙人不識義理觀夫子責之辭可
以見其爲人也一本此下云若是莊周夫子亦不敢叩
之責之適足以啓其不遜爾彼亦必須

有答

古人適異方死不必歸葬故里如季子是也其言骨肉歸
於土若夫魄氣則無不之也然觀季子所處要之非知
禮者也

古人之法必犯大惡則焚其屍今風俗之弊遂以爲禮雖
孝子慈孫亦不以爲異更是公方明立條貫元不爲禁

如言軍人出戍許令燒焚將骨殖歸又言郊壇須三里外方得燒人則是別有焚屍之法此事只是習慣便不以爲事今有狂夫醉人妄以其先人棺槨一彈則便以爲深讐巨怨及親拽其親而納之火中則畧不以爲怪可不哀哉

英宗欲改葬西陵當是時潞公對以禍福遂止其語雖若詭對要之却濟事

父子異宮者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父子異宮猶今有逐位非如異居也

二程語錄卷之四

遺書二先生語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謝顯道記憶平日語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爲

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

切脉最可體仁

鄭穀云嘗見顯道先生問此語云是某與明道切脉時坐間有此語

觀雞雛

此可觀仁

射法具而不滿者無志者也

須是合內外之道一天人齊上下學而上達極高明而

道中庸

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

詩可以興某自再見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自舜發於畝畝之中至孫叔敖舉於海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張子厚邵堯夫善自開大者也

彈琴心不在便不成聲所以謂琴者禁也禁人之邪心

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子厚觀驢鳴亦

謂如此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孳者食便不美

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

一日游許之西湖在石壇上坐少頃脚踏處便濕舉起云便是天地升降道理

一日見火邊燒湯瓶指之曰此便是陰陽消長之義

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此兩句去

作人材上說更好 鄭穀云嘗問此二句顯道先生云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如荆

軻於樊於期 須是聽其言也厲

又言不哭底孩兒誰抱不得

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重擔子須是硬脊梁漢方擔得

一行豈所以名聖人至於聖則自不可見何嘗道聖人孝聖人廉

太山為高矣然太山頂上已不屬太山雖堯舜之事亦只是如太虛中一點浮雲過目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孟子知言正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曲直若自下去堂下則却辨不得

顏子合下完具只是小要漸漸恢廓孟子合下大只是未

粹索學以充之

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

有準的

滿腔子是惻隱之心

學射者互相點檢病痛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有甚你管得我有甚我管得你教人致却太平後某願為太平之民

右明道先生語

三王不足四無四三王之理如忠質文之所尚子丑寅之所建歲三月為一時之理秦強以亥為正畢竟不能行孔子知是理故其志不欲為一王之法欲為百王之通

法如語顏淵為邦是也其法度又一寓之春秋已後別有說

西北東南人材不同

以律管定尺乃是以天地之氣為準非柷黍之比也柷黍

積數在先王時維此為適與度量合故可用今時則不

同

物之可卜者惟龜與羊髀骨可用蓋其拆可驗吉凶

李觀謂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此語不然管

仲時桓公之心特未蠹也若已蠹雖管仲可奈何未有

心蠹尚能用管仲之理

孟子言性當隨文看不以告子生之謂性為不然者此亦

性也被命受生之後謂之性爾故不同繼之以犬之性

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然不害為一若乃孟子

之言善者乃極本窮源之性

日月之形如人有身須有目目必面前故太陽無北觀者

仁道難名惟公近之非以公便為仁

先生少時多與禪客語欲觀其所學淺深後來更不問蓋

察言不如觀貌言猶可以所聞強勉至於貌則不可強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

了

性不可以內外言

某欲以金作器比性成形先生謂金可以比氣不可以比性

日月謂一日一箇亦得謂通古今只一箇亦得

易言天亦不同如天道虧盈而益謙此通上下理亦如此天道之運亦如此如言天且弗違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直謂形而上者言以鬼神爲天地矣

莊生形容道體之語儘有好處老氏谷神不死一章最佳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二三立則一之名亡矣

人之稟賦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於頑

釋氏處死生之際不動者有二有英明不以爲事者亦有

昏愚爲人所誤以前路自有去處者

心一作必欲窮四方上下所至且以無窮置却則得若要真

得一作識須是體合

有剪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養生之戒則卽時諫止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卽是坐馳有忘之心乃思也

許渤與其子隔一窓而寢乃不聞其子讀書與不讀書先

生謂此人持敬如此曷嘗有如此聖人

伯淳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

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見一學者忙迫先生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忘物與累物之弊等

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

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

一作論

忘敬而後無不敬

聖人之心未嘗有在亦無不在蓋其道合內外體萬物

事神易為尸難苟孝子有思親之心以至誠持之皆可以

盡其道惟尸像神其所以祖考來格者以此後世巫覡

立尸之遺意但其流入於妄偽豈有通幽明之理

死者不可謂有知不可謂無知

嘗問先生其有知之原當具稟得先生謂不曾稟得何處交割得來又語及太虛曰亦無太虛遂指虛曰皆是理安得謂之虛天下無實於理者

非已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為悔

有恐懼心亦是燭理不明亦是氣不足須知義理之悅

心猶芻豢之悅我口玩理以養心如此蓋人有小稱意

事猶喜悅有淪肌浹骨如春和意思何況義一作理然

窮理亦當知用心緩急但苦勞而不知悅處豈能養心

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

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

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

或謂許大太虛先生謂此語便不是這裏論甚大與小

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

人之於儀形有是持養者有是修飾者

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

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伯有為厲之事別是一理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道也如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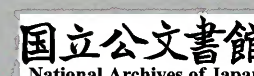
闔一闢謂之變

右伊川先生語

拾遺

古人立尸之意甚高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存存之世舍我其



誰此是有所受命之語若孔子謂天之將喪斯文也後
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
何喪乃我喪未喪乃我未喪我自做著天裏聖人之言
氣象自別

張橫渠謂范文正才氣老成

笑指揮
趙俞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

孟子答公孫丑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只這裡便見
得是孟子實有浩然之氣若他人便亂說道是如何是
如何

子路亦百世之師

人告之以
有過則喜

右明道先生語

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揚雄

右伊川先生語

二程語錄卷之五

遺書二先生語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游定夫所錄

善言治天下者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善修

身一作善言人材者不患器質之不美而患師學之不明人材

不成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師學不明雖有受道之

質孰與成之

行之失莫甚於惡則亦改之而已矣事之失莫甚於亂則

亦治之而已矣苟非自暴自棄者孰不可與為君子

人有習佗經既而舍之習戴記問其故曰決科之利也先

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
 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
 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
 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
一本云明道知扶溝縣事伊川侍行謝顯道將歸應舉
 伊川曰何不止試於太學顯道對曰蔡人鮮習禮記決
 科之利也先生云云顯道乃止是
 歲登第注云尹子言其詳如此
 先生不好佛語或曰佛之道是也其迹非也曰所謂迹者
 果不出於道乎然吾所攻其迹耳其道則吾不知也使
 其道不合於先王固不願學也如其合於先王則求之
 六經足矣奚必佛

漢儒之中吾必以揚子為賢然於出處之際不能無過也
 其言曰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孫於不虞以保天命孫於
 不虞則有之旁燭無疆則未也光武之興使雄不死能
 免誅乎觀於朱泚之事可見矣古之所謂言遜者迫不
 得已如劇秦美新之類非不得已者乎
 天下之習皆緣世變秦以棄儒術而亡不旋踵故漢興頗
 知尊顯經術而天下厭之故有東晉之放曠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
 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世有以讀書為文為藝者曰為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

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祖配之以冬至者氣至之始故也萬物成形於地而人成形於父故以季秋享帝而父配之以季秋者物成之時故也

世之信道篤而不惑異端者洛之堯夫秦之子厚而已孟子之時去先王爲未遠其學比後世爲尤詳又載籍未經秦火然而班爵祿之制已不聞其詳今之禮書皆掇拾於煨燼之餘而多出於漢儒一時之傳會奈何欲盡信而句爲之解乎然則其事固不可一二追復矣

明道

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粹然達於外故不得

於心勿求於氣可也

明道

君子之教人或引之或拒之各因其所虧者成之而已孟子子之不受曹交以交未嘗知道固在我而不在人也故使歸而求之

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所記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堯在上而使百官事舜於畎畝之中豈容象得以殺兄而使二嫂治其棲乎學孟子者以意逆志可也

或謂佛之理比孔子爲徑曰天下果有徑理則仲尼豈欲

使學者迂遠而難至乎故外仲尼之道而由徑則是冒
險阻犯荆棘而已 侍講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吾以謂事君若周公可也蓋子
之事父臣之事君聞有自知其不足者矣未聞其爲有
餘也周公之功固大矣然臣子之分所當爲也安得獨
用天子之禮乎其因襲之弊遂使季氏僭八佾三家僭
雍徹故仲尼論而非之以謂周公其衰矣 侍講

工尹商陽自謂朝不坐宴不與殺三人足以反命慢君莫
甚焉安在爲有禮夫君子立乎人之本朝則當引其君
於道志於仁而後已彼商陽者士卒耳惟當致力於君

命而乃行私情於其間孔子蓋不與也所謂殺人之中
又有禮焉者疑記者謬

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蒲人盟而適衛者特行
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使
要盟而可用則賣國背君亦可要矣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之郡
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構善爲政者勿聽焉
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者安鬪

訟可息矣

昭遠本連
上一段

二和言金 卷之三
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
飾私智以爲奇非敬也要之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
執事敬事事離不得一敬字然則執事敬者固爲仁之
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平矣
士之所難者在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
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
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

馮道更相數主皆其讐也安定以爲當五代之季生民不
至於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雖事讐無傷也荀彧佐曹
操誅伐而卒死於操君實以爲東漢之衰彧與攸視天

下無足與安劉氏者惟操爲可依故俯首從之方是時
未知操有他志也君子曰在道爲不忠在彧爲不知如
以爲事固有輕重之權吾方以天下爲心未暇恤人議
已也則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世之議子雲者多疑其投閣之事以法言觀之蓋未必有
又天祿閣世傳以爲高百尺宜不可投然子雲之罪特
不在此龜勉於莽賢之間畏死而不敢去是安得爲大
丈夫哉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
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一作敬以至

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
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故
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
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
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
枯槁疏通者歸於肆恣一作放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
道則不然率性而巳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
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巳之
信屬焉

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
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
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世之所論於義者多外之不然
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者也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
告之而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
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

剛毅木訥質之近乎仁也力行學之近乎仁也若夫至仁
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
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
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

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為仁之方也醫書有以手足風頑謂之四體不仁為其疾痛不以累其心故也夫手足在我而疾痛不與知焉非不仁而何世之忍心無恩者其自棄亦若是而已

一物不該非中也一事不為非中也一息不存非中也何哉為其偏而已矣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修此道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已由是而不息焉則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以馴致也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辱矣

二程語錄卷之六

遺書二先生語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全校

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為一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然一作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以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老子曰無為又曰無為而無不為當有為而以無為為之

是乃有為為也聖人作易未嘗言無為惟曰無思也無為也此戒夫作為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為一偏之說矣

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要

一作識體

蹇便是處蹇之道困便是處困之道道無時不可行

孟子有功於道為萬世之師其才雄只見雄才便是不及

孔子處人須當學顏子便入聖人氣象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

有私心則

一本無天分不則字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

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

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孔子為中都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不仁不知而為之不

知豈有聖人不盡仁知

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已豈可任職分

一本無任字職分兩字側注

萬物無一物失所便是天理時中

一本無時中字

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過此則無理

坤作成物是積學處乾知大始是成德處

孔子請討田桓當時得行便有舉義為周之意

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充此便睥面盎背有諸中必形諸外觀其氣象便見得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氣直養而無害便塞乎天地之間有少私意即是氣虧無不義便是集義有私意便是餒

心具天德心有不盡處便是天德處未能盡何緣知性知

天盡已心則能盡人盡物與天地參贊化育贊一本無贊字

則直養之而已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理鼓動萬物如此聖人循天

理而欲萬物同之所以有憂患

章外見之物含章可貞來章有慶須要反已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已自洒掃應對便

上可到聖人事

樂莫大焉樂亦在其中不改其樂須知所樂者何事

乾坤古無此二字作易者特立此二字以明難明之道乾

毀則無以見易以此形容天地間事

易聖人所以立道窮神則無易矣

孔子為宰則為宰為陪臣則為陪臣皆能發明大道孟子

必得賓師之位然後能明其道猶之有許大形象然後

為太山許多水然後為海以此未及孔子

夷惠有異於聖人大成處然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與

孔子同者以其誠一也

顏子作得禹稷湯武事功若德則別論

詩言天命書言天存心則上帝臨汝

乾是聖人道理坤是賢人道理

惟善變通便是聖人

聖人於天下事自不合與只順得天理茂對時育萬物

學原於思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

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一無自然字惟慎獨便

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

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

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

此事天饗帝故中庸言鬼神之神盛而終之以微之顯

誠之不可掩如此一本聖人修己以下別為一章

天人本無二不必言合

大圭黃鐘全冲和氣

節嗜慾定心氣即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便和無疾

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

經只言一止觀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一本此下云二之則不是

人自孩提聖人之質已完只先於偏勝處發

或仁或義或孝或弟

自幼子常視無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

人之知思因神以發

怒驚皆是主心不定

不遷怒

去氣偏處發便是致曲去性上修便是直養然同歸於誠

一此章連人自孩提章下為一章

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致些私吝心在便是廢天職

日月陰陽發見盛處

凡物參和交感則生不和分散則死

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

氣有偏勝處

勝一作盛

二氣五行剛柔萬殊聖人所由唯一理人須要復其初

元氣會則生聖賢理自生

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艮卦只明使萬物各有止止分便定

艮其背不獲其身不見其人

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

得天下不為同心

只是一箇誠

天地萬物鬼神本無二

觀天地生物氣象

周茂叔看

卜筮在精誠疑則不應

一本注云疑心微生便是不應揚子江依憑事是此理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勿忘勿助長必有事焉只中道上行

涵養着樂處養心便到清明高遠

處一作意

天下之悅不可極惟朋友講習雖過悅無害兌澤有相滋

益處

一本注云兌澤有自相滋益之意

凝然不動便是聖人

多驚多怒多愛只去一事所偏處自克克得一件其餘自

正

一作止

人少長須激昂自進中年已後自至成德者事

一作漸至成德方

可自安

致知在格物物來則知起物各付物不役其知則意誠不

動意誠自定則心正始學之事也

虛心實腹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

明善在明守善在誠

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無復故未嘗見

其心

無一作未嘗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

世族與立宗子法 一年有一年功夫

忿欲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周南召南如乾坤

叔一生不曾看莊列非禮勿動勿視出於天與從幼小有

如是才識

孔子所遇而安無所擇自子路觀孔子孔子為不恭自孔

子觀吾輩吾輩便隘惟其與萬物同流便能與天地同

流

技擊不足以當節制節制不足以當仁義使人人有子弟

衛父兄之心則制梃以撻秦楚之兵矣

不應為總是罪過

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

語默猶晝夜晝夜猶生死死猶古今 消息

鉛鐵性殊點化為金則不辨鉛鐵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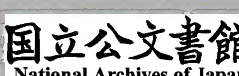
聖人緣人情以制禮事則以義制之

息止也生也止則便生不止則不生 良始終萬物

顏子所言不及孔子無伐善勿施勞是他顏子性分上事

孔子言安之信之懷之是天理上事

心風人力倍平常將死者識能預知只是他不著別事雜



亂兼無昏氣人須致一如此

孔子之時事雖有不可為孔子任道豈有不可為魯君齊

君孔孟豈不知其不足與有為

誠則自然無累不誠便有累

貧子寶珠

君實篤厚晦叔謹嚴堯夫放曠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一作所造

有深淺則由勉與不勉也正

人多昏其心聖賢則去其昏

以富貴為賢者不欲却反人情

聞見如登九層之臺

中說有後人綴緝之

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

祭而立尸只是古人質

顏子簞瓢非樂也忘也

孟子知言則便是知道

楊墨皆學仁義而流者也墨子似子張揚子似子夏

四端不言信信本無在在易則是至理在孟子則是氣

序卦非易之蘊此不合道韓康伯注

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為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聖人所欲不踰矩既欲遷社而又以爲不可欲遷是則不可爲非矣不可是則欲遷爲非矣然則聖人亦有過乎曰非也聖人無過夫亡國之社遷之禮也湯存之以爲後世戒故曰欲遷則不可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春秋書亳社災然則皆自湯之不遷始也

古者百步爲畝百畝當今之四十一畝也古以今之四十一畝之田八口之家可以無飢今以古之二百五十畝猶不足農之勤惰相懸乃如此

古之時民居少人各就高而居中國雖有水亦未爲害也及堯之時人漸多漸就平廣而居水泛濫乃始爲害當是時龍門未闕伊闕未拆砥柱未鑿堯乃因水之流濫而治之以爲天下後世無窮之利非堯時水特爲害也蓋已久矣上世人少就高而居則不爲害後世人多就下而處則爲害也

四克之才皆可用堯之時聖人在上皆以其才任大位而不敢露其不善之心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伏則聖人亦不得而誅之及堯舉舜於匹夫之中而禪之位則是四

人者始懷憤怨不平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迹

而誅竄之也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

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歛之無法與不均耳

有一物而可以相離者如形無影不害其成形水無波不害其爲水有兩物而必相須者如心無目則不能視目無心則不能見

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古之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今之強有力者將以爲亂

方今有古之所無者二兵與釋老也

言而不行是欺也君子欺乎哉不欺也

汎乎其思不若約之可守也思則來捨則去思之不熟也聖人於憂勞中其心則安靜安靜中却有至憂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業一作物之謂理

事君有犯無隱事親有隱無犯有時而可分射則觀其至誠而已

養親之心則無極外事極時須爲之極莫若極貴貴之義莫若極尊賢之宜

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

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

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

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能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

經所以載道也器所以適用也學經而不知道治器而不

適用奚益哉

一本云經者載道之器須明其用如誦詩須達於從政能專對也

今之學者岐而為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為講師

惟知道者乃儒學也

夫內之得有淺深外之來有輕重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

始初便去性分上立

晦叔

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

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

一本注云明道

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

周公不作膳夫庖人匠人事只會兼眾有司之所能

有田即有民有民即有兵鄉遂皆起兵

禪學只到止處無用處無禮義

堯舜知他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心要在腔子裡

孔子門人善形容聖人

堯夫道雖偏駁然卷舒作用極熟又一作能謹細行

虛而不屈動而愈出

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

只學顏子不貳過

忠恕違道不遠可謂仁之方力行近乎仁求仁莫近焉仁

道難言故止曰近不遠而已苟以力行便為仁則失之

矣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夫子之道忠恕非曾子

不能知道之要捨此則不可言

聖人之明猶日月不可過也過則不明

愚者指東為東指西為西隨眾所見而已知者知東不必

為東西不必為西唯聖人明於定分須以東為東以西為西

邵堯夫猶空中樓閣

只是論得規矩準繩巧則在人

莊子有大底意思無禮無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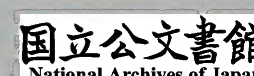
體須要大

外面事不患不知只患不見自己

人當審已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

私一本無私字別有應卒處事四字

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為難



與奪翁張固有此理老子說著便不是

誠神不可語

孔子弟子少有會問者只顏子能問又却終日如愚

只理會生是何如

靜中便有動動中自有靜

翫心神明上下同流

禹不矜不伐至柔也然乃見剛

九德最好

不學便老而衰

應卒處事

不見其大便大

職事不可以巧免

雍置師內郡養耕外郡禦守

兵能聚散為上

把得地一作性分定做事直是不得放過

韓信多多益辨只是分數明

義勇也是拘束太急便性軼輕劣大凡長育人材且須緩

緩

坐井觀天非天小只被自家入井中被井筒拘束了然井

何罪亦何可廢但出井中便見天大已見大如此大不

爲井所拘却入井中也不害

須是無終食之間違仁卽道日益明矣

陳本有此兩段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

定理

二程語錄卷之七

遺書二先生語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訂

受業諸子仝校

洛陽議論

子厚謂程卿夙興幹事良山人清氣則勤閑不得正叔謂不可若此則是專爲氣所使子厚謂此則自然也伯淳言雖自然且欲凡事皆不恤以恬養則好子厚謂此則在學者也

伯淳謂天下之士亦有其志在朝廷而才不足才可以爲而誠不足今日正湏才與至誠合一方有濟子厚謂才與誠湏一物只是一物伯淳言才而不誠猶不是也若

非至誠雖有忠義功業亦出於事為浮氣幾何時而不盡也

一本無只是
一物四字

伯淳道君實之語自謂如人參甘草病未甚時可用也病甚則非所能及觀其自處必有救之之術

正叔謂某接人治經論道者亦甚多肯言及治體者誠未有如子厚

二程謂地形不必謂寬平可以畫方只可用算法折計地畝授民子厚謂必先正經界經界不正則法終不定地有坳堙處不管只觀四標竿中間地雖不平饒與民無害就一夫之間所爭亦不多又側峻處田亦不甚美

經界必須正南北假使地形有寬狹尖斜經界則不避山河之曲其田則就得井處為井不能就成處或五七或三四或一夫其實田數則在又或就不成一夫處亦可計百畝之數而授之無不可行者如此則經界隨山隨河皆不害於畫之也苟如此畫定雖便使暴君汙吏亦數百年壞不得經界之壞亦非專在秦時其來亦遠漸有壞矣正叔云至如魯二吾猶不足如何得至十一也子厚言百畝而徹言徹取之徹則無義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衰分之以衰分之數取十一之數亦可或

二和言金
謂井議不可輕示人恐致笑及有議論子厚謂有笑有
議論則方有益也若有人聞其說取之以爲己功先生
云如有能者則已願受一廛而爲氓亦幸也伯淳言井
田今取民田使貧富均則願者衆不願者寡正叔言亦
未可言民情怨怒止論不可耳湏使上下都無此怨
怒方可行正叔言議法旣大備却在所以行之之道子
厚言豈敢某止欲成書庶有取之者正叔言不行於當
時行於後世一也子厚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
以自行湏是行之之道又雖有仁心仁聞而政不行者
不由先王之道也湏是法先王正叔言孟子於此善爲

言只極目力焉能盡方圓平直湏是要規矩

正叔說堯夫對上之詞言陛下富國彊兵後待做甚以爲
非是此言安足諭人主如周禮豈不是富國之術存焉
子厚言堯夫抑上富彊之說正猶爲漢武帝言神仙之
學長年不足惜言豈可入聖賢之曉人不如此之拙如
梁惠王問何以利國則說利不可言之理極言之以至
不奪不廢

伯淳言邵堯夫病革且言試與觀化一遭子厚言觀化他
人便觀得自家自家又如何觀得化嘗觀堯夫詩意纔
做得識道理却於儒術未見所得

正叔言蜥蜴含水隨雨震起子厚言未必然憲儘有大者豈盡蜥蜴所致也今以蜥蜴求雨枉求他他又何道致雨正叔言伯淳守官南方長吏使往茅山請龍辭之謂祈請鬼神當使信嚮者則有應今先懷不信便非義理既到茅山巖勅使人於水中捕得二龍持之歸金無他異復爲小兒翫之致死此爲魚蝦之類但形狀差異如龍之狀爾此蟲廣南亦有之其形狀同只齧人有害不如茅山不害人也

正叔言今責罪官吏殊無養士君子廉恥之道必斷言徒流杖數贖之以銅便非養士君子之意如古人責其罪皆不深指斥其惡如責不廉則曰俎豆不修

有人言今日士大夫未見賢者正叔言不可謂士大夫有不賢者便爲朝廷之官人不用賢也

正叔言禮院者天下之事無不關此但得其人則事儘可以考古立法苟非其人只是從俗而已

正叔言昏禮結髮無義欲去久矣不能言結髮爲夫婦者只是指其少小也如言結髮事君李廣言結髮事匈奴只言初上頭也豈謂合髻子子厚云絕非禮義便當去之古人凡禮講修已定家家行之皆得如此今無定制每家各定此所謂家殊俗也至如朝廷之禮皆不中節

正叔論安南事當初邊上不便令逐近點集應急救援其時雖將帥草兵冒涉炎瘴朝廷以赤子為憂亦有所不恤也其時不救應放令縱恣戰殺至數萬今既後時又不候至秋涼迄冬一直趨寇亦可以前食嶺北食積於嶺南般運今乃正於七月過嶺以瘴死者自數分及過境又糧不繼深至賊巢以楫渡五百人過江且砍且焚破其竹寨幾重不能得復棹其空楫續以救兵反為賊兵會合禽殺吾衆無救或死或逃遂不成功所爭者二十五里耳欲再往又無舟可渡無糧以戍此謬算未之有也猶得賊辭差順遂得有詞且承當了若使其言猶

未順如何處之運糧者死八萬戰兵瘴死十一萬餘得二萬八千人生還向多病者又先為賊戮數萬都不下三十萬口其昏謬無謀如此甚也

有人言郭璞以鳩鬪占吉凶子厚言此為他誠實信之所以就而占得吉凶正叔言但有意向此便可以兆也非鳩可以占吉凶耳

正叔言郭逵新貴時衆論喧然未知其人如何後聞人言欲買韓王宅更不問可知也如韓王者當代功臣一宅已致而欲有之大煞不識好惡子厚言昔年有人欲為范希文買綠野堂希文不肯識道理自不然在唐如晉

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在他人
猶可如王維莊之類獨有晉公則不可寧使耕壞及他
有力者致之已則不可取

正叔謂今唱名何不使伊儒冠徐步進見何用二人把見
趨走得不得使殿上大臣有愧色子厚言只先出榜使之
見其先後何用旋開卷呼名

正叔言某見居位者百事不理會只恁箇大肚皮於子厚
却願奈煩處之

子厚言關中學者用禮漸成俗正叔言自是關中人剛勁
敢爲子厚言亦是自家規矩大寬

正叔言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自
不用釋氏道場之用螺鈸蓋西方之樂也今用之死者
之側是以其樂臨死者也天竺之人重僧見僧必飯之
因使作樂於前今乃以爲之於死者之前至如慶禱亦
雜用之是甚義理如此事被他欺慢千百年無一人理
會者

正叔謂何以謂之君子何以謂之小人君子則所見者大
小人則所見者小且近君子之志所慮者豈止其一身
直慮及天下千萬世小人之慮一朝之忿曾不遑恤其
身

伯淳謂才與誠一物則周天下之治子厚因謂此何事於仁必也聖乎

呂進伯老而好學理會直是到底正叔謂老喜學者尤可愛人少壯則自當勉至於老矣志力湏倦又慮學之不能及又年數之不多不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乎學不多年數之不足不猶愈於終不聞乎

二程解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只窮理便是至於命子厚謂亦是失於大快此義儘有次序湏是窮理便能盡得已之性則推類又盡人之性既盡得人之性湏是并萬物之性一齊盡得如此然後至於天道也其間煞有事豈

有當下理會了學者湏是窮理為先如此則方有學今言知命與至於命儘有近遠豈可以知便謂之至也

正叔謂洛俗恐難化於秦人子厚謂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東方亦恐難肯向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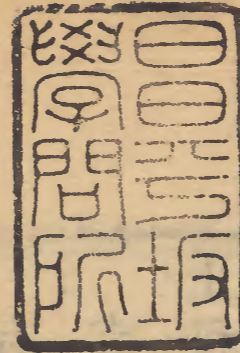
子厚謂昔嘗謂伯淳優於正叔今見之果然其救世之志甚誠切亦於今日天下之事儘記得熟

子厚言今日之往來俱無益不如閒居與學者講論資養後生却成得事正叔言何必然義當來則來當往則往爾

二程言人不易知子厚言人誠知之為難然至於伎術能

三才圖會 卷之十一 一

否人情善惡便可知惟似秦武陽殺人於市見秦始皇
懼此則不可知



此處有模糊的印刷文字，因墨色較淡且部分被污損，難以辨認。依稀可見「...」等字樣。

